

人间物语
enqianwuyu

田埂上的年轮

□刘言龙

站在秋日的田埂上,风掠过成熟的玉米,送来一阵阵湿润的香气。我凝视着一片片被积水困困的农田,水光清冷,倒映着这个本应丰收却陷入停滞的十月。这不禁让我想起爷爷口中,那些蜿蜒在田埂间的、早已消失的古老“水道”。

爷爷的故事里,农田从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沟渠、池塘、河流共生的生命体。那时的排水,并非与自然对抗,而是顺着土地的肌理,进行的一场温柔疏导。过去的雨天,连绵的雨水虽浸润土地,多余的水分会顺着田边挖掘的沟渠,缓缓流向村边的池塘。那些沟渠是祖辈根据地势,顺势而为,那时的大家响应号召,每当农闲时第一要做的事就是挖水沟,每家至少要出一个劳力,扛着锄头、铁锹,仅仅依靠着人力,一铁锹一铁锹挖出一道道水沟,让水流遵循着最古老的自然法则,顺势而下。那时候的大家不懂得

挖渠的意义,只知道农田越来越肥,庄稼越来越壮。雨季来临,沟渠会将积水排入池塘,池塘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吸纳着田里的来水,沉淀下泥土与养分,待到夏日干旱,人们又可把水从池塘引入沟渠灌溉,兼济排涝与抗旱。

以前的沟渠边总是长满野草与芦苇,青蛙在里面产卵,小鱼在水中穿梭,蜻蜓点水,蝴蝶停驻。农人们在劳作间隙,会蹲在沟边洗手洗脚,孩子们则在浅水区摸鱼捉虾。那时的水,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它从天上落下,经过农田的滋养,带着泥土的芬芳和作物的气息,流入沟渠,再进入池塘,汇入河流,完成一次自然的循环。排水,不仅仅是排出多余的水分,更是维系着农田生态的平衡,让土地保持着长久的活力。爷爷说,那时候的土地,哪怕遇到再大的雨水,也从来不会被积水困扰。

然而,随着时光流转,雨

水减少了,水渠干涸了,人们盯上了田边的那一点点利益,此后,人们对土地的认知变得单一。沟渠与池塘不再被看作是农田的有机部分,它们被视为“奢侈”的代表,于是沟渠被填平,彻底变成了土地,种上了庄稼。然而,在这份“创收”的背后,我们是否也失去了些什么?那时的我们还不得而知。

后来气候改变,与其说改变,倒不如说是轮回,天气似乎回到了祖辈那时候,雨水开始多起来,人们终于想起了排水沟,可回头才发现,那一道道古老的沟渠早已被填平,积水没了去处,最终积在农田里。那些被填平的池塘、沟渠曾经是农田生态系统的“调节器”和“蓄水池”,它们不仅调节着水量,还净化着水质,滋养着生物多样性。当这些自然的“调节器”消失,农田就变成了一个孤立的生产单元,失去了自我调节的能力,最终淤积溃

烂。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对人类文明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我们总是在试图征服自然。但是我们却不明白,即便征服自然,也不过是一时的胜利,最终只会得更严重的反噬,正确的道路应该是顺应自然,利用自然,而非对抗自然。他们在田埂间留下的,是与土地对话的温柔,是对自然真诚的敬畏。而今天的我们,是否因为过于追求效率,而忘记了这份敬畏?

站在田埂上,风再次吹过,带着一丝凉意。我看着眼前的一亩亩积水的农田,又想起了祖父故事里的那些蜿蜒水道。或许,现在醒悟,为时未晚。我们不应只觊觎水渠下的三分薄地,而应视这整片土地为一份需要世代守护的遗产。水渠,这一圈圈田埂上的年轮,不仅记录着丰收的喜悦,更镌刻着我们对土地的敬畏、智慧与担当。

长河浪花
hanghelanghua

重阳节感怀

□赵同江

金黄的菊花
开满了城市乡野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重阳的菊
浸润古贤的诗心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是王维登高怀念的牵挂
“尘世难逢开口笑,
菊花须插满头归”
是杜牧插菊尽欢的洒脱
“东篱采菊逢秋晚,
醉眼犹能见古春”
是陶渊明隐逸超然的顿悟
“满园花菊郁金黄,
中有孤丛色似霜”
是白居易傲然韧性的绽放

岁岁重阳
不负相伴
陈年的菊花酒
氤氲着中华民族
关于敬老和温情的暖
老人的笑
孩子的闹
都在这一刻定格成
向上向善的最美图画
历久 弥新

叶子黄了

□帅猛

秋天的风
一吹
叶子,就黄了

霜降时节
落单的玉米发了芽,顶
破钢筋水泥
让温暖,喷薄而出

爬山虎用枝蔓在墙上
作画
梳理着时光的脉络
灰色蚂蚱顶着一抹斜
阳
把秋凉,悄悄驮到身旁

晚霞在树叶上雕刻的
纹路
像极了
母亲那密密的针脚
和,父亲脸上的皱纹

灯下漫语
engxiamanyu

一

从九月四日看到《万松浦》二〇二五年第五期刊物上,短篇小说头条是刘玉栋老师的力作《盛花期》。接下来就是一个多月的等待,等待自己订阅的《万松浦》快来,能早日一饱眼福。

二

十月二十日,终于等来了这期高大上的《万松浦》,在目录上找到八十五页的那篇小说,打开就坐下阅读。这篇万字左右的短篇,不到一个小时就读完了。平静一想,竟然不知道写了什么!六七个人物,走上舞台的好像就表姐妹俩,其他人都在后台。但就是感觉和刘老师以前的作品风格不同。和以前的乡村土地对比,出现了城市高职;和以前的乡土朴实对比,呈现了高雅诗意;和以前的铺排叙事对比,则更显从容理性。

在合上杂志的时候,又看到封二上刘老师的手迹:厚实、内敛又不乏内秀才气,就像看到了他的人或者他主编的《山东文学》,包容、大气中,虽然有点保守,但那是让

读刘玉栋短篇小说《盛花期》小记

□秦闪云

人踏实放心的保守,那是才气之下的地基。

三

当然这篇和《我们分到了土地》,是两个轨道上的两列火车;和《锋刃和刀疤》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和《给马兰姑姑押车》,更是一个像单纯的小姑娘,一个像盛花期的美女,《马兰篇》更像一篇童话。

就是和近期《人民文学》发表的刘玉栋老师的短篇小说《桑田绿》也大相径庭。《桑田绿》里面的场景、对话似乎也显得嘈杂,《盛花期》是那么平静。即使每个人物心里都有暗流涌动,但展现给读者的是一色的波澜不惊。

是的,一个好的小说作者会求变、会求突破。刘玉栋老师想用另一副面孔征服他的读者。但是刘老师转型得从容不迫,不着痕迹,让读者以为,他以前就是这种风格。非也,在齐周务村原乡,出来的肯定是原汁原味的乡土作品。

四

起初,读刘老师的一些

作品,像《浮萍时代》《平原的梦魇》《平原三章》等短篇,诗意朦胧的背后,觉得他来自齐周务村,作品也就有些读不懂的感觉。多读几遍以后,就渐渐清晰,和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怀抱鲜花的女人》、张炜的《九月寓言》一样,初读时朦朦胧胧如坠云雾,但给人的美感却是能体会得到。

五

小说说的是表姐妹俩的盛花期。这是两个努力、美丽、有追求、前途无量、本该有着自己梦想且孝顺的孩子,可是表姐叶百合因为父亲的变故,理想爱情都遥远了,只有在表妹布多身上寄托自己的失去。到底写的什么,也许从那只老上海表能看出或者悟出点什么。

然而,虽然没正面出现,我觉得塑造最成功的人物就是叶百合的父亲和母亲。两个神秘却有个性的人物,父亲在阳光大道上翻车,母亲在父亲翻车后精神崩溃,着墨不多,给人的印象却是深刻。

六

从头再读一遍。

《盛花期》整篇所呈现和想要表达的,始终让人莫衷一是,亲情?腐败?追求?理想的破灭?人格的坚守?是,又不全是。这篇小说的魅力也就在此。中国小说的方向,传统也好,先锋也好,所展示和告诉读者的不再是单一的命题和答案,多元化的小说格局已经到来。

七

第三遍就是品味和享受这篇小说了。

精致、诗意,短语言;简单、熨帖,很内敛;温顺、柔软、呈个性。读者急,作者却从容不迫,这是一个成熟小说家的修炼。刘玉栋老师的短篇小说《盛花期》所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他的才气、细节的胜利,这种文本为新时期的短篇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并彰显出一种新的生命力!刚准备完稿,就得知今年第十一期《小说月报》在显著位置又选发了这篇精品小说,我很欣慰。

我会更关注刘玉栋老师的每一篇作品。